

因為文字，可以沒有白活的生命

玉琢

每次看見圖書館裡這麼多被保存下來的書，尤其是大學裏的圖書館，一架一架、一牆一牆，還有更多流浪在外，沒被上架保存的，可見寫作的迷人力量，文字記錄多麼令人癡迷。人類的記憶因寫而有了意義，因著作者的角度、感受、詮釋、反思，記憶有了復活的能力，作者定案後，棲息於紙上。若有人好奇翻閱，文字就如羽毛翩然飛起，展現作者獨特的風格，生命的故事再次演出，卻更濃縮震撼，因為是出於心靈的交談。因著文字，可以沒有白活的生命，也沒有無法傳遞的生命意義。

來上課之前，我已嘗試零零星星地寫了些人生回顧的片段，但隨著 Richard Morgan's 「生命季節表」的畫出，生命中所發生的重要事件，讓人無從逃避，無法厚此薄彼，必須完整地省視自己的一生。這樣大的工程，如果不是藉由課堂上的作業活動，沒人押著我做，可能不會積極地去做這樣一個人生整體的回溯。但這樣的人生回溯是何其珍貴，使我能以一個更大的格局來縱覽自己的一生，讓我抓出個脈絡重點：走到如今刻印在我心底的記憶是什麼？哪些是我如今仍不想去觸碰的地方？它們的意義何在？那時我能看到神的同在嗎？

課堂上有許多寫的機會，一寫，就忘了自己身在何處，課室裡的老師同學彷彿都不見了，在記憶中遇見了當初的自己。就像是與還在摸索繞路的老朋友敘舊，無論是在沉悶家中童稚的我，壓抑讀書少女的我，做了母親在貧困中掙扎的我，或是在恩典中漸入佳境的我，我首先要有面對當時自己的勇氣，願意重溫當時的心境，第二，我要以過來人的心情來安慰當時的我，告訴她這些挫折將會帶來的意義，為她指出烏雲之後的銀色鑲邊。

好像一場心靈療癒之旅，手術檯上躺的是自己，拿手術刀開腸剖肚的也是自己，莫非老師在一旁指導要如何下刀，如何清理縫補傷口。手術後，對自己心靈的五臟肺腑多了份了解和體恤，對人生所走過這大段的路程，也稍微理出個頭序。

課堂剛開始尚未開始向內挖深時，有許多與同學分享回憶的機會。我很驚奇的發現許多人的家庭背景、童年往事，雖是片段段的回憶，卻都極引人入勝，可見人人都是一本可讀的書。我的隔鄰與我分享最多，以前在臉書上常讀她的文章，對她已不陌生。但人心真像一口深井，越掘越有更深層的井水湧出，聽她所訴說童年家中的氣氛，居然與我的過往這麼類似，探究起來，都是因為上一代的恩怨、不饒恕所造成，可見父母再怎麼疼愛孩子，家中不睦的氣氛還是波及到了下一代，甚至對孩子的性格產生塑造性的影響。

這一分享，使我對自己的過往，又發掘出好大一塊從未耕耘之地，童年的家庭背景因為從小生長在其中，總是習以為常不覺其怪，聽了別人的分享後，才使我重新省視這段被我忽略，卻在形成我人格中不可抹滅的一段重要回憶。因著這個新發現，在之後「傷痕故事療癒」的課堂作業裡，我寫得洋洋灑灑非常過癮，回家後回顧自己所寫，彷彿是自家後院挖掘出來的珍寶，又驚喜又稀奇，能挖掘出來見光，就有療癒的作用，很感恩地存入電腦檔案裡。

莫非老師還教我們以 DFIMAP 幾個英文字母，標示出在人生重大事件中，你對神的感受，這個練習一下子將一生的屬靈光景全標明了。我最不想回憶的人生曠野期，覺得是沒意義的受苦、也沒必要拖得這麼久，除了責怪自己的愚昧，對神則充滿了忿怒、常覺得被神遺棄，不知神在何處。經過「回顧人生重要轉折點」中對重量級問題的省思，一面與神對話，我漸漸地明白這段熬練期的意義。原來，曠野期伴隨而來的是對神更深的渴慕，更渴望能經歷神的真實，神的救贖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。後來我與先生都因這渴慕，開始學習過追求神同在的內在生活，經過三年的禱告，我們夫妻同心合意地搬到北加州所仰慕的教會附近，成為該教會的同工，這樣勇敢冒險的舉動若不是對神有極大的渴慕，是跨不出腳的，而這渴慕則是神允許我們在曠野中受歷練的結果。

最後的壓軸好戲，是教我們怎麼寫出自己的信主見證，以靈魂五階段：呼召、尋覓、掙扎、突破、回轉，來省察自己信主的過程，其寫作原理也可運用在靈命突破的見證上。這堂課解析了為何有些見證讀起來假假的，讓人難以同理，因為不夠著墨中間的尋覓掙扎與突破，直接進入迦南美地，在未信主之人看來有如天方夜譚，得救過程太簡略，看不見那位循循善誘的主。

這堂課我極力推薦給有心想在寫作上服事神的人。上過這堂課，我更明白莫非老師所說，

成為「惡水上的大橋」的意義。從前我解釋為，就是將自己的生命故事寫出，成為一台戲讓天使和世人觀看。如今上過這堂課，感覺莫非老師更是個探路者，她先摸索學習了怎麼寫，然後毫不藏私地將這些武林祕訣，一招招拆解了傳給我們，讓人能學習她辛苦做過的功課，就像跨過「惡水上的大橋」，不必淌不必要的渾水，少走點冤枉路。我心裡對這樣的人非常感激，是神給基督徒文字事奉者的禮物。記得以前學音樂時，學生將老師分為兩種，一種是彈得好，自己有天才但不會教，說不出個所以然，說出來的話不是打擊學生的自信，就只是讓人越發困惑。另一種是會彈又會教，有口才激起你的想像力，又能指點練習的絕竅，學生對這種老師自然是趨之若鶩。而莫非老師就是屬於後者，會寫又會教。

這回有幸認識了宇宙光的長期專欄作者—麥能女士，她坦承是跟隨了莫非老師十幾年的學生，每年必要來上莫非老師的課，看來這是很聰明的做法。有些人你跟著她上上課，寫的膽子大了，寫的靈感也豐富了，這是所有寫作人的夢，如果能遇到這樣一位老師，勸你千萬別放過，緊跟著準沒錯。

莫非老師的先生杜永浩弟兄，盼望能為神國徵召千萬枝好筆，不管這「千萬枝」是實質的數目還是象徵性的意義，在創文營裡，人人都盼著你能寫，願意寫，有時間寫。有許多人生命有極美好的見證，神的恩典像結實纍纍的葡萄，一串串掛在他的身上，信口說來都是故事，就只差一枝願意被精練的筆，好讓這些生命故事可以擁有復活的能力，一次次重活在讀者的心中。如果說這也是你心裡的感動，邀請你來上這堂課，因著文字，可以沒有白活的生命，沒有失傳的生命故事。